

蘇聯文學介紹



蘇聯·波列伏依原著
思訓·澄天譯

無名英雄墓

華僑書店印行

L4+9

蘇聯文學介紹

無名英雄墓

蘇聯·波列伏依原著

思訓·澄天譯

學智書局印行

書號：1007

無名英雄墓 (蘇聯文學介紹)

著者 蘇聯·波列伏依

譯者 思訓·澄天

出版兼發行 學智書社

代表人 鄭大權

北京西單北大路82

印刷者 國際新聞局外文印刷廠

1—8,000

1951.11.14.初版

32K, 104P. (定價頁)

目 錄

- 她的家庭 (一)
- 埃森街前綫 (三四)
- 無名英雄墓 (三六)
- 如願以償 (五四)
- 聖誕節晚會 (六九)

她的家庭

一個矮小個體的老婦人，踉蹌急促的小步子，悉悉索索地走進尼立杜伏村蘇維埃主席的辦公室；這辦公室設在德軍被驅走後所剩下僅有的幾座屋子中的一座裏。以她的六十萬齡而言，這位老太太是非常健旺的；從她那扁圓帽邊擠出的鬚髮已是雪白的了，但她那雙美麗的大眼睛還很年輕；她眼睛裏透露的活力與那白銀般的頭髮，適成一個奇異的對比。

她把主席的疲倦面孔仔細打量了一回，好像認定他是一個好人，是可以向他一抒衷蘊的一個人。於是她便問道：

「你去過多羅貝茨嗎？沒有去過嗎？那太可惜了。要是你在戰前去過多羅貝茨，你一定可以知道我的丈夫。我的名字叫薩拉·瑪柯夫娜——薩拉·瑪柯夫娜·弗恩斯坦。我是多羅貝茨最好的男服裁縫葛希爾·弗恩斯坦的妻子，是三個兒子的母親；我這三個兒子現在都在紅軍裏打德國人。但願一切好人都有這樣的兒子！」

她斜着身子坐在端給她的一只華貴的安樂椅上。這隻安樂椅怎樣會來到這個用粗黑木頭做牆壁的蕭條的房間裏，却是一件神祕的事。她用她那細長的手指撫弄着她那黑圍巾的穗子，繼續說：

「請你不要以為我是以三個戰士的身份來請求援助的。呵！不是的，我是不想做這種事的！我從很遠的地方到這裏來是爲了一件極重要的事。你聽得到我的話嗎？我在了三天時間從多羅貝茨坐着大卡車來的，一路上卡車在車輪滿佈的道路上行駛，我坐在車上顛簸着。我真希望希特勒在這種路上坐着車子到他的死日！你聽到我嗎！我到這裏來告訴你在你們這一區裏有着了不起的人……不是的，不是的，你不要怕，我不麻煩你很久……這不只是關於我一個人的事。上帝知道，要是這事情只關於我一個人的話，我就決不長途跋涉到這裏來了！但是，你是這一地區的百長，你有權利知道在你這一區裏的賢達之士。你知道在多羅貝茨公路上的那個布迪永尼集體農場嗎？我問你，你知道嗎？爲什麼你不講話——說：「知道的，」或「不知道？」」

「是的，我知道的。」那主席用一種含糊得出奇的聲音回答她，同時又忍不住微微地發笑。

這位村蘇維埃主席在德軍佔領這一區的時候，曾率領游擊隊在區內的森林裏活躍了約有一年之久。當時他們不得不住在森林裏，因爲敵人要把這地方變成一個「死區」，會把所有村莊全部燒毀，剩下的只有沿公路的幾個村莊。這位村蘇維埃主席在那一年中間住在壕壘裏和野火旁邊，他已經忘記了住在屋內的習慣；現在他要把那有力的響亮聲音調整過來配合這個小小的辦公室，實在有點困難。因爲這個原故，他遇到和陌生人談話的時候，他老是覺得窘。

「那末，你是知道的。很好。現在請聽我講，仔細聽吧，我要對你講的事情會使你這個區長感動得很多的。」

於是，那老婦人便急忙地開始講述她在德軍佔領的可怕日子裏在這一區裏所親身經歷的和親眼看到的事情：

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天，薩拉·瑪柯夫娜的最小的兒子就到軍事委員會去，她爲他送行。不久，她的大兒子也去參軍，把他的妻子項鄒留給家裏的年老雙親照顧。她還有一個兒子是職業軍人，早已在白俄羅斯打仗了。

當德軍打到奈伊曼河的時候，多羅貝茨城即宣佈戒嚴，葛希爾老人家便拿着一柄生鏽的鍬子和一件替換內衣，加入一個工人營，這一營人正在離城不遠的地方建造一道防禦工事。

「不要害怕，薩拉，最要緊的是——不要慌張。我們是不讓他們越過舊界線的。」他這樣說着，向他的妻子告別：「萬一有幾個敵人從這邊那邊溜進來，他們會在那壕溝裏被我們抓住的。你知道我們的壕溝是怎樣的壕溝嗎？哦哦！」說罷後，他便嚴肅地在他妻子沾着眼淚的面前，一邊揮着那柄生鏽的鍬子，一邊走開了。

但德軍終於打到舊界線的這邊來了。這地區的新工事未能阻止他們。於是逃難的人開始不斷地沿着多羅貝茨的公路像流水一般向東走去，這是一長列默默無言的沮喪的人，有的駕着卡車，有的驅着馬車，車上載滿了箱籠什物，也有的趕着泥污滿身走得疲乏了的牲口。這一長列人是從西部被

侵入地區來的，他們帶來了各種各種模糊的謠言，說什麼有許多侵略軍隊到來了，又說什麼先頭部隊的敵軍很兇惡。這一長列的難民把多羅貝茨的那個裁縫的一家人也一同帶走了。

薩拉。瑪柯夫娜沒有帶什麼家裏的東西走，連屋子也沒有上鎖，她在一個清早帶着她的女兒拉姬和兒媳婦項娜離開了城；這兩位青年女子攙扶着這個老婦人，並替她拿着一個包袱。

這時候正是法西斯主義得意忘形鬧着勝利的時候。柏林的電台不斷地奏着進行曲，每一個鐘頭都報道新佔領的村莊和城市。法西斯的飛機駕駛員故意向沿着公路朝東走到內地去的那一長條人流俯衝，以為取樂。他們對準着難民飛來，以練習準確的轟炸，機翼上繪着黑十字的戰鬥機用砲和機槍向着毫無防禦的人羣掃射，砲彈槍彈像雨一樣落在他們身上。

便是這樣的一顆從戰鬥機上打下來的子彈把項娜打死在多羅貝茨橋上。她的屍體和別人的屍體被人搬到河邊，埋葬在一株柳樹下面。

在第二天，拉姬又被一架俯衝的轟炸機炸死，她站立的地方，變成了一個深深的冒煙地洞，連她的屍骨也找不到。

然而。薩拉，瑪柯夫娜却只管向前走，不知不覺地向前走；她悲慟得失去知覺，她只管走，腦裏什麼也不想了，什麼也不懂了；她的腦筋裏只知道一件事，即是不管掉隊，不要落在這一長條人流的後面，無論如何她是一定要向前進行的，走向東部去，不管什麼事發生也得向東走去。

當她在灼熱的塵埃飛揚的路上走得體乏而跌倒在地上的時候，便有好心腸的人把她扶起來；也

有人給她一塊麵包或一個山芋，她連向人道謝都忘了，只會拿來就吃，也不辨滋味。到晚上，陌生人叫她去烤野火。她原是一個兒女成羣的大家庭的主婦，到現在却是孤零零一個人，在陌生人升着的火的旁邊去取燄。

到第四天，她病倒了。她離開大路，臥倒在草地上，這草地上有柏油，汽油和馬汗的氣息。她自己想，她是一定要死在這裏了，因為她不再有餘力可以繼續前進。軋軋作響的卡車在她的身傍試過；兒童們遲鈍的，迷糊的眼睛從兩肩上荷着的大包袱裏向外眺望。走得疲倦了的馬嘴邊上吐着白沫；車輪咯吱咯吱叫着，牲口在太陽和塵土裏吃了苦不停地喘息。

在卡車後面走路的人的眼睛都乾涸得發炎，看不到什麼東西。他們把車子裏裝不下的東西擠在背上，放在自行車上，或手推車和嬰兒車裏。他們黝黑的嘴唇緊緊地閉着。薩拉·瑪柯夫娜閉着眼睛，她知道每一個人有他自己要照顧的事情，不會來照顧別人的事情的。所以她沒有要求人家來幫助她，然而當時却有人把她這個病人拍到最近的一個村莊的第一家的屋子裏。

「這屋子已充滿了我們自己的困難，他們却又把一個陌生人帶進來了，」她聽到有人用不客氣的聲音說着。「這屋子裏已住滿了我們自己人。這邊來，請你……對，把她放在那邊……放在那邊好了——你們在等待什麼？唉！唉！」

薩拉·瑪柯夫娜不知道說這些話的人是誰。她沒有力氣睜開眼睛，她的一雙眼睛猶如膠水黏住了的。

她到第二天才清醒過來，她驚異地向四面一看，弄不清楚她身在何處。

她是臥在一家寬大的農民屋子裏的一張長檯上。正午的陽光從窗台上擺着的天竺的灰白色葉縫裏射進房來；爐子燒熱了，發出比刺比刺的爆裂聲；蒼蠅在桌子上空飛來飛去，嗡嗡作聲；桌上放着羹匙，麵包和一碗熱氣騰騰的茶湯，還沒有人喝過。

一個瘦長身子的中年婦人，裙邊有三個小孩依附着。她從窗口向街上眺望；街上傳來車輛的隆隆聲，馬達的軋軋聲以及音調模糊的異方言語。

「什麼事情來了呀！我的好孩子，什麼事情來了！我們現在怎麼辦呢？……」那個瞧着街頭的婦女重複地說着。

薩拉·瑪柯夫娜不確實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她意識到這事情一定是可怕的，她便悽然地叫了一聲。那婦人向她瞪着，她的兩隻眼睛是乾涸的，悲慘的，像難民的眼睛一樣。

「哦，你清醒過來了嗎？唉，我的好朋友，假若……，這倒反而好些，」她沒有說完這句話，她又朝窗外看去了。街上瘋狂的叫喊聲，車輪的隆隆聲，一陣一陣地從窗口裏侵襲進來！有時聲音很強烈，牆壁被感動，窗子也被震動得軋軋作響；有時聲音平息下去，漸漸地變得完全沉寂。她靜默了一回，接着說：「德國人來了！」

「薩拉，瑪柯夫娜把蓋在她身上的那條補綻齊佈的棉被推開，從長檯上跳落到地上，搖搖擺擺地，把身子靠到牆上。」

「我走了，我不能留在這裏，我要走了。」她說。

那屋子的女主人對她兇狠地看了一眼，把手一揮：

「你到什麼地方去？睡下吧，逃不了的。」

這時候薩拉·瑪柯夫娜的腦裏浮現着難民們所講的法西斯虐待猶太人的暴行的故事。她回想到白士小城裏的猶太人被集合在禮拜堂裏，好像要他們登記的樣子。禮拜堂的門上了鎖，并用粗木條門着，這座古老的屋子後來就被放火燒了。她又回想到奈維爾城裏所有的猶太人家都被趕到一長條突出到一個湖裏去的狹窄的沙地上，然後法西斯把許多輛坦克衝入這條狹窄地，結果，那裏素以清澈著名的湖水被人血染得緋紅。

決沒有，她決沒有權力來連累這家人家遭殃，這是一家偶然把她收留下來住的人家。她決不應該停留在這裏。

「我走了。讓我走吧。我走了，」她說着又爬起來了。「我是不怕死的，我已弄過了我的年齡了。我已把我的孩子們教養成成人，但是你的三個孩子年紀還小着呢。我不要別人爲着我而死。……」

……

「你可知道，這位集體農場婦人——這位布迪永尼集體農場的葉加脫峇娜·斐涅杜羅夫娜。葉夫斯蒂格尼葉娃給我的回答是什麼？」那位老太太一面問那區蘇維埃主席，一面拭着流在她的起皺的兩頰上的眼淚。

「請你把她的名字寫在你的筆記簿上吧，她的名字是葉加脫芬娜·斐涅杜羅夫娜·葉夫斯蒂格尼葉娃，在布迪永尼集體農場。請你聽她對我所講的話：她說我是一個老傻瓜，是的，是的，我是一個老傻瓜；她說假使我以為她這個集體農場的婦人爲了要保持她自己的皮會把一個活人拋給野獸們，那我就算沒有腦筋的了。……她對我說，如果我會以爲她是那樣的一種人，那就是蘇維埃政府把我教養得不好。她命令我臥下，保持安靜；不要講無聊的話！葉加脫芬娜·斐涅杜羅夫娜就是那樣的一種人！那時候，她在家裏帶着三個孩子，沒有丈夫；法西斯就在她的後園裏——不是在德國什麼地方。他們就在她的窗外開過坦克車。她和我都聽到他們在井邊灌水入坦克的水箱時的呵呵大笑的聲音。但這還不是這故事的全部。你是這一區的首長，了解你區裏的人是什麼樣的人，是你分內的事，所以請你耐心一點，聽我把這故事講完，看我們後來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由於那屋子的女主人的再三要求，薩拉·瑪柯夫娜仍留在布迪永尼集體農場內，雖然這個農場已被管理公路附近各村莊的德軍司令官宣佈廢除了。

這女主人給她一襲破舊的農民衣服，讓她睡在炕上的樓棚裏。隨後她與隣居們商議了一回，決定對司令部派來搜索村莊翻箱倒籠的德國士兵說她家裏有一個生傷寒病的人睡在炕上。德國鬼子怕傳染，非但不去盤問那位老太太，而且乾脆就不到葉夫斯蒂格尼葉娃家去。

薩拉·瑪柯夫娜就這樣住在這屋裏，一直到冬天；她沒有離開過這屋子。當德國鬼子騷擾村裏

在風雪天去清除公路的時候，他們是不照顧村民留在家裏的孩子的；當時農場裏的人都把孩子送到葉夫斯蒂格尼葉娃家裏去，由薩拉·瑪柯夫娜代為照顧，直等到他們回家來。漸漸地，農場裏的婦女都和她熟悉起來了，甚至對她發生感情了。爲了不叫她的名字，大家就稱她「媽媽」。

後來，消防處牆壁上出現了例行的佈告，說所有猶太人務必在最近的一個司令部裏登記，所有留宿猶太人或知悉猶太人住處的人亦均須於二十四小時內到司令部去報告，違者處以極刑。

當薩拉·瑪柯夫娜聽到這個命令，便決定去登記，她穿好衣服，收拾了她自己的東西，也不等待那女主人回來向她說些話。但是當她走到門口的時候，她遇到了許多拿着鐵錘和鶴嘴鏟從公路上做完了工回來的婦女。

「你到什麼地方去？」葉加說。葉夫斯蒂格尼葉娃問着，對薩拉·瑪柯夫娜上下打量了一下。

薩拉·瑪柯夫娜眼睛朝地看着，不說話。隨後，婦女中有一人猜說：

「去登記嗎？呀，我的老寶貝！對噯！你們罵她，她就這樣去送死噯！你難道不知道他們在多少羅貝茨怎樣對待猶太人嗎？」

「我知道的，我一切都知道了！」薩拉·瑪柯夫娜大聲說着。「讓我走吧，我不要好人爲了我而死。」

「你知道這些婦女對我說些什麼話？」老太太問着，從安樂椅上立起身來，興奮地瞧着那村

蘇維埃主席的一雙疲倦的眼睛，他這雙眼睛裏現在已漸漸生出一股熱光來了。「他們說我發瘋了，他們說我要污辱他們的集體農場。他們說，要是爲了害怕而讓這些生番們來傷害我，他們就沒有面孔互相正視。」就在這個時候，另有一個農民走來了。當時他們大家用另一個名字稱呼那個人，但我後來獲悉那人的真姓名是尼柯福。朱勒林。那時候，他並不住在那村裏。他們說他是一個游擊隊員。他說：「你們女人家在大驚小怪些什麼？」她們告訴他：「這個發瘋的傢伙要到司令部去。她怕連累我們。」你可知道這個尼柯福。朱勒林對我說些什麼話？不，你是不會知道的。你連猜也猜不到的。請你聽我講吧。——他說：「媽媽。你不要怕，不要理睬那登記。我們一同渡過這難關，要不然，就大家死在一起。」這就是尼柯福。朱勒林對我說的話。請你把他的名字也寫在你的簿子上吧。你以爲這已是故事的全部嗎，主席同志？不，還不是全部呢，請你耐心一些，讓我來講完它。

從此以後，對這位老太太的照顧便成了整個集體農場裏大家的事情了。這個農場雖已被廢除，但實際上衆人因爲受了共同的災難而比以前團結得更堅固。雖然佔領軍已把居民所有的糧食都搶去吃了，連秘密埋藏在院子地底下的宿糧也被找尋出來拿走了，全體居民這時候只能勉強糊口，然而這些婦女們認爲把最後一點麵包皮和這位客人共同分享，是她們的責任，這位客人是她們所共同照顧的對象。

德國鬼子仍然不到葉夫斯蒂格尼葉娃的家裏來，怕傳染傷寒病。一切都似乎平安無事，薩拉。瑪柯夫羅已開始自信；有着她新得到的朋友們的幫助，她是可以活着看到好日子的。但是，忽然之

間，又發生了一個新的災難。

一輛上面漆着一個紅十字的汽車駛入了這個村子。一個翻譯員查問患傷寒的人住在那一家屋子裏。居民們在慌張之中不知道講什麼才好，其中有人把幾個騎生送往葉夫斯蒂格尼葉娃的屋子去，但醫生們並不走進屋去。一個老年軍官向小兵們發了一個命令，小兵們便把汽油澆到屋子四周牆脚上。葉夫斯蒂格尼葉娃當時以為這汽油是一種消毒藥水，她帶着孩子們不聲不響地站在屋子前面的院子裏。甚至等到一個希特勒小兵把一束乾草點燃，拋在浸濕了汽油的牆腳橫木上的時候，她還是看着那個人，自己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火從四周把屋子吞沒在裏面，燒成了一片紅火，很快的燒毀着牆壁和乾草做的屋頂。德國鬼子走上汽車駛開去了。那屋子的主婦發出一聲尖叫，衝進屋子。她的裙邊已經着火，她急急地走到藏匿她的客人的寢床邊，領着客人離開了熊熊的火簇，穿過牛欄走出了後門。……

「你知道這個爲了我喪失了家和財產現在帶着三個孩子連住的地方也沒有了的婦人對我說些什麼話？」老太太問主席。「她說：『一個人是比屋子值錢。』她說：『如果骨頭還存在，肉就會生起來的。』她說：『如果蘇聯政權恢復，就會有一座新屋子。如果法西斯的勢力不去，我就不需要一座屋子，甚至連生命也不要。讓鬼子把一切拿去吧。』這些就是她對我說的話，就是那個葉加脫芬娜·葉夫斯蒂格尼葉娃對我說的話。我請你記着這些話，你必須知道你區裏的人是怎樣的人。」

「我要記住的，」主席宏亮的聲音說着，並彎着腰在他寫字桌的抽屜裏找東西，當他把身子直

挺起來的時候，他的臉上發紅，並且是潮濕的，好像他突然患了感冒似的。

葉加脫苔娜·葉夫斯蒂格尼裴娃的屋子被德國鬼子燒毀的一天，她就遷到她姊姊的家裏；被大家稱做「媽媽」的薩拉·瑪柯夫娜這時候就輪流在每一家人家住，像夏天的牧羊者一樣。

到了一月間，德國野戰司令部聽到農民窩藏了一個猶太女人的事情。秘密警察坐着幾輛汽車從尼列杜伏駛來。他們派一排兵守着道村莊的十字路口，開始澈底搜索。當德國兵搜索村裏的時候，兩個小孩樊斯亞·朱勒林和貝德亞·朱勒林——他們是尼柯爾·朱勒林的兒子——領着薩拉·瑪柯夫娜穿過後院，越過森林邊到遠一個隣村。在那裏，他們把她藏在他們的叔父米克海爾·朱勒林的屋子裏。這人當時也不住在他的本村裏，傳說他已參加游擊隊了。

薩拉·瑪柯夫娜住在那裏終算是太平無事，一直到後來她聽到透過森林傳來一場坦克戰鬥的聲音。後來，突然之間，有幾個滿面紅光並流着汗水，脚穿滑雪履的戰士衝進朱勒林的屋子，他們頭上都戴着皮帽，背上蓋着污雪，以作偽裝。他們索取一點水飲，他們說話的聲音是一種愉快的，乾脆的聲音，是純粹的俄國話的語調。……

就在這一天，薩拉·瑪柯夫娜回到了布迪米尼集體農場，好像她回到她自己的家庭裏一樣，她住在那裏照顧着孩子們，一直等到她家鄉的城解放。那時候，有一輛過路的救護車把她帶到了多羅貝茨。

臨行時，全村的人都出來為她送行。她的朋友們都留心看她是否穿得暖和，給她一些烘乾的山

芋，讓她路上吃，並且請求她不要忘記他們。

「我怎樣能忘記他們呢，主席同志？」這樣的人會被人家忘記嗎？即便——說也罪過——我能活到一百歲，我也怎能忘記他們呢？他們叫我「媽媽」，對得很，我現在覺得我不僅有正在前線打仗的三個兒子（但願天下一切好人都有這樣的兒子！）我現在在布迪永尼集體農場有着幾十個兒子和女兒，在這集體農場上我是被稱呼為「媽媽」的。但這還不是我對你說的語的全部。你想我為什麼在那可怕的路上顛簸了三天而來到這裏（希望希特勒在這種路上坐着車子和他的死日！）？我對你說我為什麼這樣做：我是來告訴你這些人是必須獲得勳章的。不，請你不要笑。你難道以為他們不應該獲得勳章嗎？你說怎樣？

那位主席不說話。一種溫柔的表情使他的眉宇之間現出慈祥，這種表情對於一個粗獷勇敢的人是不常有的，除掉那刮去鬍鬚的地方外，他的臉上還帶着他的游擊生活時被日光晒成的黝黑色。

「是的，媽媽，對他們是應該授予勳章的，」他最後說話了。「他們的確非常應該得到勳章，他們甚至還不止應該得到勳章。但是，我們不能對所有的蘇聯人爲了他們做蘇聯人而都授予勳章，呀！」